

简论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

黄时勋

我们都知道，普希金首先是以诗歌创作确立自己在文坛上的地位的，然而，作为“一切开始的开始”的普希金，在俄国最早完善了现代小说的创造。他在各类小说体裁上的成功尝试，其深远的影响，并不亚于他的诗歌创作对俄国文学的贡献。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普希金完成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他开始感到运用小说这种形式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必要性。于是，他逐渐把创作的中心由诗歌转向了小说。在《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上尉的女儿》、《黑桃皇后》等小说中，普希金敏锐地提出了小人物，农民暴动，贵族知识分子命运，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等问题，为以后的俄国小说创作提供了一系列光辉的范例。

《别尔金小说集》全称为《故世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文学史上简称《别尔金小说集》。普希金在小说集中收入了五个短篇：《射击》、《暴风雪》、《棺材店老板》、《驿站长》和《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假故世的青年贵族别尔金的名义发表。

三十年代是普希金创作趋于完全成熟的阶段，他的才华和精力使他能够同时驾驭长短诗，剧本和小说的创作。而《别尔金小说集》在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这是普希金第一部专心致志创作并且一气呵成了的小说，因此，它对研究普希金的小说艺术风格和探讨俄国小说的发展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别尔金小说集》中的五篇小说，可以发现普希金表现了完全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形式上看，有种种浪漫主义色彩的：（《射击》，《暴风雪》，《打扮成乡下姑娘的小姐》），有感伤主义情调的：（《驿站长》），也有荒诞式的：（《棺材店老板》）。普希金为什么要尝试各种风格类型的小说呢？考察普希金整个的创作生涯，追求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文学形式，是他的创作的一大特点。普希金从不愿自囿于一种单调的风格和形式，他指出：“一个作家若只有单一的风格，这就表明他智

慧的单一，尽管可能是深刻的智慧”。①普希金的才华是多方面的，这也是他刻意追求不同艺术风格的原因。我们看到，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既有欢快、严肃的，也有悲凉的，构成了一幅五彩缤纷的画面。但是，普希金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所追求的风格多样化，还有其本身特殊的意义。这要从俄国小说的现状说起。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情调的小说在俄国几乎是一统天下。别林斯基在他的第一篇光辉的论文《文学的幻想》中，曾激烈地抨击了那些“词藻多于思想，大言壮语的叫嚣多于感情的流露”②的小说在文坛上的统治。普希金对这些华丽浮夸的文风同样是不满的，因此，在《别尔金小说集》中，他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当时的流行格调，有意模仿恶搬浪漫主义及感伤主义情调的一些惯用风格，予以讽刺和揶揄。

五篇小说中的首篇《射击》情节颇为紧张生动，一气呵成。主人公西尔维奥经历的不同寻常，给人一种神秘、不可捉摸的感觉。小说情节一环扣一环，使读者对主人公的命运怀着极大的兴趣。普希金成功地运用了悬念的技巧，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注意力，而结尾处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但又合乎情理之中。普希金充分显示了熟练把握情节的技巧。小说的风格类似当时盛行的马尔林斯基冒险浪漫主义小说，普希金在篇首的题词中引用了马尔林斯基小说《野营之夜》中的一段，似乎有意在提醒读者注意这一点。

《暴风雪》采用的是浪漫主义代表人物茹可夫斯基的基调，普希金不仅不掩饰这种相似，而且加以渲染。小说中玛丽·加甫里洛芙娜在私奔前，给父母的信中写道：“有朝一日如果能得到允许，跪倒在亲爱的爹娘脚下，那将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小说结尾处，布尔明跪倒在姑娘脚下求婚时，也用了这样的句子：“我的行为不谨慎，养成

① 见《普希金全集》第六卷（俄文版），第15页。

② 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了一个诱人的习惯，每天都要见您，听您说话……”。类似这样的语句，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比比皆是，有的比较显而易见，有的比较隐晦，这些揶揄嘲讽的笔调，有力地鞭挞了陈旧的艺术模式，表明了普希金所持的批判态度。讽刺的运用也正是普希金自己的创新突破的前奏，尽管在形式上，风格上类似当时盛行一时的小说。但普希金更多地展露了他自己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小说《驿站长》是普希金采用感伤主义笔调写的，俄国感伤主义文学注重描写普通的下层民众，着力反映他们的痛苦和不幸，其风格感伤而哀婉。但感伤主义的致命弱点是“搜索了思想和感情来雕琢词藻”，①作品的情节也只是恶人与善良好人之间的冲突，人物的性格单一，善恶分明。《驿站长》的主人公十四品文官威林也是一个小人儿，他的遭遇同样使人同情。然而在普希金的《驿站长》中，没有简单的好人与恶人之间的冲突。驿站长是好人，而把他女儿杜娘拐骗走的骠骑兵军官也不能算坏人，他深深爱着杜娘，并使其得到了幸福。但是，不幸并没有因此而不存在，它依然在人们的生活中发生了。普希金的创新之处在于他让人们看到的不是作家臆想出来的纯属偶然的人为因素所产生的不幸，他让人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本身，而生活中存在着悲剧的种子。因此，他不但写了生活，而且高于生活，使读者能对生活本身作更深刻的哲理性思索。自然，《驿站长》的价值就远超出了感伤主义小说的范畴。普希金的突破，为其后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提出了方向和道路。他的有血有肉的小人物形象，是后来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穷人》等一系列反映小人物作品的先驱。

在《别尔金小说集》中，普希金把作者的“自我”揉合进了小说。小说集以别尔金这个虚拟的人物做故事的叙述人，把五篇情节内容不同的故事串了起来，使得小说集有了一种内在的有机联系。故事叙述人“我”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印象、感觉和议论，赋予了小说作者本人的主观意识和评价。这在俄国小说中是普希金首创的，我们看到，在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小说中，作者的自身介入的运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作者的主观评介和感受与被描写的客体之间的结合，赋予了小说新的活力。

在《驿站长》中，小说开首就有一段作者的议论，把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与之打交道，但从不认真关心的驿站长的遭遇，他们的辛酸苦辣，他们卑微的地位和正直善良的品质作了详尽的叙述：“这

些受尽诽谤的驿站长一般来说都是很和气的人，天生乐于助人，甘愿忍让，对荣誉极少要求，对钱财也不贪婪……，我宁可听他们的谈话，也不愿听任何一个因公出差的六级文官的言论。”这样的大胆议论，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也使读者能透过作者的视线，进一步关注小说的进程。

同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派小说一样，生命与死亡，欢乐与不幸同样是《别尔金小说集》所表达的主题。五篇小说中都有对幸福对欢乐的追求，也有痛苦，不幸甚至死亡。但是普希金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幸福美满和悲欢离合的结局之中，他把生活中的欢乐与不幸提高到了典型的高度，继而引发出了哲理性的判断和思索，从中反映出了作者自身的人生观以及作者自身环境遭遇对作品的反射。普希金在创作《别尔金小说集》时，在他的领地周围正流传着可怕的瘟疫，死亡威胁着所有的人。他在给普列特涅夫的信中说：“瘟疫包围着我，你知道吗？这多么可怕，想一想，它若流串进波罗金诺，会把我们全吃了”②。除了死亡在威胁着普希金之外，另一个使他焦虑不安的因素是他和自己的未婚妻天各一方，彼此见不了面，这是由于瘟疫的盛行，致使普希金被困在波罗金诺。这些情绪反映在《别尔金小说集》中就是幸福的失落和死亡降临的描写。在《射击》中，西尔维奥努力想挣脱命运的摆布，他宽怒了侮辱他的对手，然而最终他还是死在了异国他乡。《暴风雪》里的弗拉基米尔遭到不幸，这是由于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的袭击，中途迷失了方向，没能和深深相恋的姑娘成婚，之后过早地在战场上阵亡了。命运显然对他们是不公平和残酷的。然而《别尔金小说集》中每篇小说的最终结局，却无一例外都是圆满的。《射击》中伯爵和玛莎由于西尔维奥放弃了报复机会而继续过着他们的美满生活；《暴风雪》中布尔明当得知自己的求婚对象竟是和自己神秘地行过婚礼的未知名姑娘，惊喜地跪倒在她的脚下；棺材店老板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恶梦，终于苏醒过来回到现实，生活中依旧充满了希望。在这里，普希金表达了他自己的信念和期望，尽管有死亡的威胁和分离的痛苦，最终一切都会象恶梦一样过去的，对生活不应持绝望的态度。普希金把生与死，痛苦与欢乐提到了更深一层的哲理性范畴。这是《别尔金小说集》整体艺术构思上的成功之处，也是小说所具有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① 见《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9页。

② 见《普希金全集》第二十卷，俄文版，第240页。